

倚遍江南寺寺楼

周思羽◆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

倚遍江南
寺寺楼

周思羽 ◆ 著


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倚遍江南寺寺楼 / 周思羽著. — 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
2009. 5

ISBN 978-7-80733-312-8

I. 倚… II. 周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060775号

责任编辑:王 琦 蒋丽华

装帧设计:唐 朝

责任校对:张 蕾

责任照排:陆 菁

书 名:倚遍江南寺寺楼

著 者:周思羽

出版发行: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:215006

电话:0512-65233679 传真:0512-65220750

[Http://www.guwuxuanchs.com](http://www.guwuxuanchs.com)

印 刷:苏州日报印刷中心

开 本: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8

版 次: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33-312-8

定 价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◇ 目录

每逢佳句辄参禅·掩卷思

惜对影成双·夜读书——关于“对影”,关于一本书 / 003

关于年轻的小说 / 006

“月逐坟圆”或者“狂花满屋”——“无情”的清淡情致 / 009

由此到彼此的闲扯:虚无的苦难 / 012

Too Much Love Will Kill You ——爱的安魂曲 / 021

田野上的殉葬——关于文森特·凡·高,读他的书信 / 026

多少楼台烟雨中·千里梦

云南纪·穿过你暖暖的日子 / 031

绍兴记·只叹无尘 / 035

凝脂软雨唱扬州 / 038

酒盏花枝隐士缘·错杂谈

惜对影成双·听风吟——一颗朱砂痣·七夕应景 / 043

安静美好 / 046

树影秋风 / 051

寒夜拂得扇间尘，怨尽清风一痕沙——猛然想起那些女子 / 059

什么颜色的眼睛 / 064

香屑偶得小记 / 070

一帘春记 / 072

旅行的意义 / 076

寂涧芙蓉开且落 / 080

随想于书 / 083

今月曾经照古人·清诗语

别时容易 / 089

晓风残月酒方醒 / 093

情愫缠绕 诗音小录 / 097

月落边城风寒泪 / 100

雨打梨花深闭门 / 103

休使圆蟾照客眠 / 107

今月曾经照古人 / 110

一卷素书消永日·读书纪

清明 / 115

小满 / 132

芒种 / 147

大暑 / 163

立秋 / 182

白露 / 1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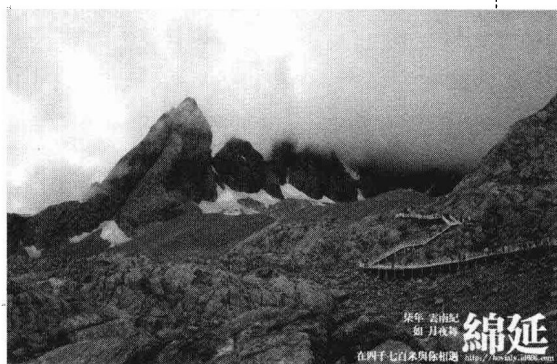
寒露 / 212

小雪 / 224

惊蛰 / 234

◇ 每逢佳句輒參禪

掩卷思



延年·張繼
題 月夜地
綿延
在兩千七百零與你相遇 <http://www.1000.com>

每逢佳句輒參禪·掩卷思 ➡

◇ 惜对影成双·夜读书

——关于“对影”，关于一本书

为何是“惜对影成双”？因为大多时候，读书、聆听或者行走张望，都是一个人在做。

我在某个一个人的晚上，看见月投影的光在墙壁上。想起一句没有由来的句子：“仔细惜对影成双。”只想到一句。再想不出什么可以映衬。

很久不写字了。手指触到键盘也生疏。依旧读书，听很多的音乐，依旧在一个人的时候发呆，思绪闪过一些可有可无的触零末梢。或许这些散碎的思绪，一如墙壁上偶然的月影，于是对影成双。

你自己总是最能明白自己，至少有那么一丝毫的怜悯与自负。况且张爱玲说道：“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”对影于己，成为了一种安慰。一切的小错都可以原谅。

又或者我也曾小小奢望过一会儿，那墙壁上模糊朦胧的影子，兴许藏着一丝投影之外你的灵魂。但是我亦是明白其中的空泛。仿佛王维的诗写芙蓉（此芙蓉实指辛夷花），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

其实有没有过客有没有诗都是一样的。

孤单这样一个词语，其实或许是中性词。无非一种状态，说明一个个体在宇宙天地间的孑然，只是人们总是需要一些温暖，群居动物将这个词汇归类到了阴暗的角落。但是人总是要学会孤单的。

毕竟有些道理太过于浅显，直白而残酷。生命的无常被体现得

淋漓尽致。没有什么伴随是一生的。哪怕是你所深爱的人,并且你也被深爱着。一切都不过是很匆忙的一瞬,剩余的只是回顾,思索,缅怀或者遗忘。

杨绛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一年前的书了。倾诉的是一种孤单,描述的是一种孤单的状态。孤单的思绪,孤单的生活,也包括她九十六年的生活,在孤单的最后的长长的岁月里,一切都似乎是温柔透彻的。痛得多了,人会变得隐忍。

去年的冬天,我一个人在地铁站里,站在风里把这一册小小的薄薄的书翻完。上海的冬天是潮湿的,不是那种肆意凛冽的寒风,只是一点湿润的寒意把你的手指一点点侵蚀到冰凉。

恨没有难过,只是惆怅罢了。仿佛一切都沉淀得清澈了起来。

不能说很喜欢这样一本书。对于杨绛,我一直看得很平很平。不知道是为了什么,或许只是因为钱氏一家的光芒凛冽,反而让人觉得不安。但是他们是相爱的,有些爱本身伟大美丽,因为其本身也极其的平凡。

有时候甚至会觉得,杨绛不是那种让人欣喜的人,因为她的爱太深而浓,然而艺术的无情是一种风骨。但是从这样一册书中看到欣喜的地方,是一种生命的醒悟。或许只有经历过刻骨的痛,还有漫长的等待与思索。才能够如此。

钱氏一家的风骨名望,都是不用多说的。那些掌故,读得让人欣喜欢悦,可惜都是老年代的故事——偶尔也勾起后人的一丝忐忑与忧伤。其实聪明的一直是钱钟书,他是一种灵气,字里行间风骨盈盈。

杨绛并非如此。她是扎实的文字,哪怕早年的《洗澡》,也是诙谐幽默,可是并不轻盈。丈夫与女儿离开之后,更是寂寥婉转。

每每读《我们仨》,都觉得有很浓的情,压抑在胸口。生命的无常,爱,期许,以及无尽的哀愁——一切都浓郁地氤氲着,让人觉得有一丝喘不过气来。

想起友人对我说,“情深不寿,慧极必伤”。是一丝惆怅和无奈,也是一丝坦然和承担。

到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或许杨绛也早已经只是想对自己说话。写一些对于生命的思索，写一些年轻时候所看到的事，写一些人。写当年的生活，她如何支撑一个家，又如何与她所爱的人一起度过——一切都淡得似乎冲了白开水——生命被稀释到九十六年，一切的浓烈都清淡起来。

当初与友人谈起这些文字时我随口说的话，却突然想起来——“杨绛的文字，这一册书中，让人觉得寂静，有一点陈腐和绝望的隐约气息，仿佛老旧的禅房，空寂幽雅，可是有一点点霉菌的气味。是生命经历了绝望之后，残留的一点伤感。”

关于灵魂和生命的探索，在这里是模糊而随意的。她依然想了很多，可是更多的是与自己在探讨。没有一点学术气息的短短文字，记录一些当年看听读到的事情，一些很平淡琐碎的事情。或许她也并没有想过一定要有答案，无非自问自答罢了。

读这样一本书，或许是需要耐心和敏锐地感受的。否则你所能够读到的，就仅仅是琐碎的反复问答，穿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故事中间。

想找一个意象来表述它。想来想去，居然就只有生命。

而生命则一直如同一个幻觉。不是浓烈的那一种含义，而是哪怕极其淡素的生命，也无非逃去如飞的一个镜头。梦该如何去做？

醒来的时候，早不知道生命已经行进到哪一帧画面。

而那些关于生，关于纪念，关于领悟的道理，从来都不是能够读来与听来的。

与其一直活在回忆里，不妨去看前方。这是一句好话，特别是，如果你还很年轻。可是有些回忆，爱过，念过，承担过，生命中的烙印便无法洗去。

只有时间和思索，可以逐渐让你能够承担和接受一切发生过的事情，并且逐渐静水深流起来。

或许那样一个时候，人生这一条寂静的路，你的确已经走到了边缘。但是毕竟，这样一条又长又艰难的路，走着走着你安静了下来。

生命原本没有什么声音。

◇ 关于年轻的小说

萨冈的《你好，忧愁》很短，我斜靠在圆沙发里随手把它翻完，阳光和暖，透过明净的窗户照在气温二十六摄氏度的房间里，照在我的桌子、书页和手上。“有人说她是一种微笑”，看到封底上的这句话，一个微笑被我的嘴角轻轻带出。

一九五四年的法国，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写下了这一声问候，很安静地，对忧愁说一声“你好”。这时候的她，年轻美丽，桀骜不驯，甚至有一点放荡，并且，很好，她怀着年轻的温柔，写的是年轻的忧愁。语言清澈流利，带着一点漫不经心，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心与感情，非常单纯地蕴涵在其中：不安，但是却渴望着离经叛道。

还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是爱，一刹那又明白；有一点偏激，自私，当后果降临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做了什么。但是并不是什么一生的承受，她只是让女主人公在经历了这些之后，轻声在一个早晨说：“你好，忧愁。”那只是一个早晨，还有一天的光阴，忧愁来就来吧，它温柔，惹人不安，但是很美丽。

其实忧愁，至少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从来不是一个让人厌烦的东西。寂寞与孤单是其中的一种，有几个人，在十几岁的时候，没有写下过这样的词语呢，当你一个人站在窗前，黄昏的雨淅沥地下，几个人身后有生死契阔？几个人眼前是纷纷战火？但是一抬头，就想起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”的句子来。不不不，流离

失所、伉俪死别的苦,你和我都不明白。但是这句话,它很美,年轻时候的忧伤寂寞,其实都很美。

萨冈后来的文字,就没有了那样年轻的伶俐,《你喜欢勃拉姆斯吗……》或者是《一月后,一年后》里的她,文字驾驭的能力在长,人却也在慢慢变得老去。但是她是一个真切的人,有些人则只讲别人的故事。

比如说亦舒。哪怕是用第一人称,比如《喜宝》或者《香雪海》,她也总是淡淡的口吻,将言情写得并不夸张。姜喜宝在助存姿死后约会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失望的男人,并且苦笑着解读“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的句子;于展航被安排着对偶然邂逅的段福琪念念不忘,但是最终也不过是抬头看一看满苍穹的星光;方有贺等着叶芳好,一直到成为一个平凡男人才有结果……其实离不了言情的等待,等啊等啊等,分分合合又分分,都是老故事,少年情事难忘接下来就是缘起缘错的伤神,一刹回眸生百媚,那么就该有一段苦苦的等待和寻找,再淡定的人,写起言情来也得安排些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,倘若太平凡,哪里能成为故事?

其实我并不很爱小说,更不似许多女孩那样痴迷言情。亦舒的好,就在于她似乎从不要得到你的眼泪。煽情是一件难事,分寸拿捏得当的人少之又少,所以聪明的办法就是抛开它,我写我的故事,你则爱如何如何,自然有一种好处生出来。很爱亦舒的朋友说,这个女子,她是能让你学会爱的那一种。我一笑,她仿佛的确是这样的人,讲个故事给你听呵,然后你自己去想吧。她明白利索地告诉你,缠绵这东西并不可靠,山盟海誓大多破碎,等待不见得都有结果——做爱情梦的小姑娘们,姑且别妄想。但是她的心又不太狠,最后总是能够有一个结果,往往并不是最美,但是哪来的最美呢?给你一个十二三日的月亮,告诉你也别叹气,好好去努力吧,太伤神又何必?

言情大概都是年轻时候读的,而亦舒,是可以一边读,一边成长的一个。当你不再沉迷关于爱的故事的时候,回头看到她,并不是一件让人觉得可笑的事情。因为她似乎没有把你当一个寻找爱

情梦的傻丫头的意思。而她自己,其实一点也不痴,更不傻。

散文里的亦舒可以说聪明得恰到好处,恰当到什么样的地步呢?做一个哲学家当然是远远不足,但只是做一个女人的话,就已经够淡够彻了。再聪明一些,未必幸福。比如杜拉斯。

在文学的道路上,杜拉斯可以说走得很长很远。文学的未必是少年时应该要读的,有些东西,要反复,要理解和感悟,要等你也老去才能明白。我看到《情人》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她的文字,我喜欢她的《琴声如诉》,并且没有什么理由。只是觉得那个简单的、蔚蓝的故事很好。

《情人》这样的故事,少年的时候读,才觉得美。其实和《你好,忧愁》有一点相似,也是年轻的爱,因为年轻,所以真诚(哪怕想过欺骗,又如何知道该怎么做)。但杜拉斯写这部同样很短的小说的时候已经不是个少女了,因此她虽然写得热烈而美丽,并且带着自传性质所带来的那种沉醉的感觉,但是她是聪明的,虽然她不说,可是你能够感觉到,拿着笔讲故事的那个人并不是在说着今天,她是在回溯和沉浸。

杜拉斯的书不好读。她用不同的句式讲着同一句话,语言优美,但是让人不安。并且她让我觉得有一点咄咄逼人的熟练。文字仿佛是她可以随意操纵的帷幕,她坐在后面撩拨着它,自己则始终是一个人。

唯独《情人》我觉得是应该在年轻的时候读的。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,我真的还很小,而且完全是无意。那独特的文体让我有些不快,但是她所描述的东西很美,让人窒息的美。那十五岁半的少女,分明是被什么推入了爱的漩涡之中,然后是不可自持的浮沉。

你和我都不会在一个夏天,就这么在漂泊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异国的陌生男人,然后是汹涌而无知的爱与恨,然后命运茫茫展开。但是当你回头看教室后面那个浓眉大眼的高个子的男生,或者是从走廊上打量篮球场上那个被阳光镀上颜色的身影的时候。

老实回答吧,你知道什么叫爱吗?

没有人知道。

可是这些很美。

◇“月逐坟圆”或者“狂花满屋”

——“无情”的清淡情致

诗词断不能译。

心中一幅清丽图景，是一首好诗音韵琅琅自口中吟出后浑然而成的。这样的情与景，译为白话，无论笔力如何老成精练，终归少一份空灵决绝。

因为，要的就是这一份诗魂。

叶维廉先生在《中国诗学》里说，中国诗中国画，求的都不是真，而是空灵云雾身在其中的神韵。因此画中诗内，山水环绕江河九曲上天，人居于雪峰峭壁之上，老翁钓于满江飞雪之中，一朵妖红与满树白梅绽于一季。

每想到此，我就想起《诗经》与庾子山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“落叶半床，狂花满屋”，以及“月逐坟圆”。这四句诗中景致，常让我在后来的唐宋难以计数的诗词里找到影子。

《诗经》是诗歌鼻祖，是浓浓的情，河道边芦花的影子照在李义山的扬花岸边，或者是柳三变的杨柳滩头；而灼人眼目的桃花，一年一年，一直开到了林黛玉闺阁的窗口。大概是因为情总是让人难以舍弃，禅与悟，空与净，则多不过是士大夫与清人隐士失意无趣时玩的游戏，无情的苍茫，一直以来，似乎都不过是一股涓涓的暗流。

我虽然有时也叹一句，看腻了诗词中的泪恨离愁，沦落浮沉，

身世悲凉——全是说不完的寂寞忧伤，倒问，不知有几个是“为求诗对好，不畏两重丧”的呢？然而情多是动人的，私以为，诗词“通感”之中，最好所在，就是在一个情字，所谓视听味嗅，都不过为一个情字罢了。然而因为情最易动人，也最易滥俗。“无情”所在，就是一日一日，可以素书用日，读时清淡如水，读千遍依旧清淡如水——水却有水的味道。

“无情”原本是难的。文人迂腐也好，“穷苦之词易好”也罢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也罢，说到底，文字多是离不开一个情字。于是到后来，干脆有了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，将情与无情、情与景糅做一气——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又或者，是谁断然来了一句“工诗未必非高僧”。

沈胜衣在《满堂花醉》中的《无情》里，提到庾子山的“无情”，而提到近现代，与此文风一脉相传的人，有周作人、废名、张爱玲、胡兰成等人。

废名是我所不熟悉的作家，羞愧地坦言，读他的东西极少。然其余三人，都是我所爱的作家。都是在读时，知道是无情的人，读出的，却都是一腔的情。

知堂老人的文章，常让我读到的，是文字背后隐约光影一般的悲凉。喜欢沈胜衣，因为他总是能用一句诗，或者一个词，将某个人或者某个人的文字情意勾勒出来。他用来写知堂老人的，是毛滂的那句词“只怜他，后庭梅瘦”。他文字中的“无情”，又终归没有因冷而淡薄而至于荒芜，然不时流露而出的凄凉悲苦的情，居然由此，一经遇见，则不时可感。

至于张爱玲，她的多情与无情，则早是不用我来说。《倾城之恋》不过是她笔下的苍凉故事，到头来无非说不尽也没趣的东西，她就让白流苏把蚊香踢到桌子底下去罢了；民国老宅子里妻妾间的悲凉故事亦不过是窗口一抹月光留下的影子。她是如此无情了吧，只是我们都说，多情的人来了，又去了。《书城》几期连载张爱玲的书信，你看她信中的句子，好一个无情的人，好一个多情的人。

至于胡兰成,你看他说自己最是无情的时候,就该嘴角向上,一笑了。

哪有那么多人,真能无情?

其实,不过是清淡洗练文字,无凄凉怨恨,无爱怜疯癫,无迂腐悲叹罢了——虽然,亦的确是够难的。

我常以为,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便几乎是无情了。

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其实真有“狂花满屋”的味道,虽然最后,他还是写了“幸有微吟可相狎,不需檀板共金樽”这样的句子。并且我坦言,真不觉得后句是好句子,人格固然不俗,情致固然不低,然而如此句子,早有五柳先生写在了前面,“带月荷锄归”倒不知好多少。

其实,我一直不清楚,所谓“无情”,究竟该怎么算?对人生,对自然,都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,那么,这默许中的悲凉,又是什么?

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是“无情”的,那么,菊中不是情吗?山间,又是什么?

因而我真是觉得,有时,情到某一境地,也是“无情”。而所谓“无情”,亦有脱不了的情在其中。

“白发戴花君莫笑,六幺催拍盏频传,人生何处似樽前”,这是什么?

刘禹锡感叹的是:“长恨人生不如水,等闲平地起波澜。”我一笑,其实,并不只是他这样感受到吧。

《金刚经》有如是云:“以声色见我,以音声求我,是人行邪道,不能见如来。”

因而工诗真的未必非高僧了。月本不逐坟圆的,月年年日日,该在何处,就在何处。写这句话的人,是含情了。

只不过那是一股微冷的情致,是夜间的冷香。

◇ 由此到彼的闲扯：虚无的苦难

Susan Sontag 在《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》(中文香港译本陈耀成译为《旁观他人之痛苦》，大陆译本黄灿然译为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)。我读的是后者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因为觉得两个译名无法说自己更偏向哪一个，所以用了英文的原名)中讨论(我觉得或者也可以称为带着质疑的探索与反思)影像带给了我们什么，她的着眼点是战争摄影。

周五放学之后，照例去季风书园逛一圈(喜欢这个书店安静的环境和进书的品位，小小的书店，却比很多大书店更容易找到愿意读的书)，买一本书在地铁上读。虽然知道在晃动的车厢中读书对视力多少有点影响，但是很不幸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不读书就觉得日子有点难熬。

下午三点多的地铁人很少，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，静静想：反映他人的苦难究竟是一件怎样的事情，而观赏他人的苦难又是怀着怎样的目的？苦难与苦难间，或许有的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吧。就好像 Sontag 所表达的对于他人痛苦的无能为力。所有的痛苦，在被表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痛苦吗？

作者的本意，也应该不仅仅是关于战争摄影这么窄的话题吧，这样的思考方式不仅仅是对于战争摄影的思考，也是关于苦难的记叙，当苦难存在于他人之身时，究竟感知者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